



给爱一个生长期

文/焦照锋

昨天,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婚礼。新娘是我的同学小张,新郎是她的新任丈夫魏涛。陪伴着他们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的,除了鲜花美酒,亲人们的祝福,还有他们一双儿女的真情拥抱。

前几年,小张的丈夫柳江因车祸去世,她几度悲伤欲绝。我们几个同学不停地劝她,并张罗着给她介绍男朋友,希望新的家庭能让小张重新振作起来。每当这个时候,小张就坚决摇头,喃喃自语地说:“在这世上,再也找不到像柳江那样对我好的人了。”

有一天晚上九点多,我见到小张一个人在学校门前,就上前和她打招呼。小张说,孩子快放学了,她在等孩子一起回家,以前都是柳江做这些,现在只能自己来做。说着,便神情怆然,抹起了眼泪。我心头一颤,忙说:

“一个人带孩子,多不容易啊。你还是尽快找个爱人,成立一个家庭吧。”小张迟疑了片刻,说:“最近倒是有人介绍了一个,见了几次面,总感觉他不如柳江好,心里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似的。”

小张的新朋友魏涛是个老师,个头不高,长相也一般,他的妻子刚去世不久,留下魏涛和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。听说,魏涛丧妻后给他介绍女朋友的热心人很多。但魏涛一一拒绝了,他的理由很简单,孩子不乐意,自己也没有心情成立新的家庭。直到有人给他介绍了小张,小张说:“感觉他倒是挺愿意的,可我心里就如死水一般,怎么也翻不起波浪来。”我笑着说:“你俩遭遇差不多,他又是个老实人,先交往着,慢慢培养感情吧。”



两年过去了,这期间陆续地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,小张因为财产问题和公公闹矛盾,两人几乎对簿公堂,魏涛就一再地劝慰小张:“钱财乃身外之物,人走了,茶不能凉。”鼓励小张和婆家人搞好关系。到了柳江的祭日,魏涛亲自开车来接小张母女去上坟扫墓。这些都让小张深受感动,渐渐的,从心里就接受了魏涛。他们两个人先是瞒着孩子交往,后来两个孩子知道了,都极力反对。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幸福而

伤害孩子,连个人的事儿就暂时放下了。直到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,他们才重新组成了家庭。婚礼上,小张幸福地说:“失去了太阳,还有星星在闪光,照亮前行的路。”

参加完他们的婚礼,我感慨了许久:幸福就如春天的树,当一棵树枯萎了,要重新种植一棵的时候,除了精心呵护,倍加爱惜,还要给它一个生长期,让小树生根发芽,长大参天,最后,才可以在树下遮风避雨。爱,也需要一个生长期。

好好活着

文/范德波

鲤鲤死了,丢下三个可爱的小伙伴和疼爱它的小主人,一声不吭地走了,走得是那么突然。

鲤鲤是女儿养的四条小金鱼中的一条,且是女儿最喜欢的。望着鲤鲤僵硬的躯体,女儿失声痛哭,我和妻也不由在一旁惋惜和哀叹。

想当初,鲤鲤和三个小伙伴来我家的时候,多么的欢呼雀跃。环境是新的,家是新的,主人是新的。它们更是幸福的,每天,主人们与它们打招呼,给它们喂食,与它们玩耍嬉戏。可现在,鲤鲤却在主人的疼爱中悄然地“离去”了。生命啊,你是这般的鲜活,又是这般的残酷,为什么总给人太多的幸福与伤感。

不由想起我的岳母。几十年来,为了家,为了把妻子兄妹四个养大,成人成才,岳母舍不得穿,舍不得吃,操劳了一辈子。可就在儿女们长大了,工作了,能孝顺她的时候,她却因疾病的折磨匆匆地走了,连让儿女孝顺的些许机会都不给,空留下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终生遗憾。

人该如何活着呢?我的一个朋友是这样回答的:人活着,应该好好珍惜父母赐予的生命,好好活着。只有好好活着,才能给予女儿更多的幸福与关爱,才能对得起母亲十月怀胎,把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辛勤付出。

是的人生短短几十年光景,要学会善待每一天,好好活着,让每一天活得都有意义,做一个心怀感恩、知足常乐、享受生活的人,否则,即使你拥有再多,当你“离去”的那一刻,一切也随之化为一缕青烟,悔之晚矣。

平淡日子里的小幸福

文/邓荣河

在我看来,幸福是一种感觉,跟钱有一定关系,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并非起决定作用。

十五年前,身为教师的我娶了一位贤惠的农村姑娘,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。那时,除了居住的土坯屋,除了每月不到一百五十元的工资,我们真的一无所有。我每天按时上学教书,妻子在家里做点小买卖,我们默默地努力着,奋斗着,我们享受着清贫的幸福。两年下来,我们有了一点积蓄,于是我们在小镇上买了一所二手的旧院

落。虽然“窝”有点旧,但是清一色混砖结构,况且这是我们自己奋斗来的结果,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份收获。说真的,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在小镇上住着自己的房子,那种感觉真好。

渐渐地,摩托车在乡下也流行起来。妻子见我每天蹬着自行车上班,心疼地说,咱也买一辆吧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摩托车很贵,我对妻子说,咱们还是买辆二手的吧。于是,我去了二手车市场花一千多元买了辆旧摩托。那车有八成新,还真不错,新车得四千多



呢!不管别人怎么说,那时我觉得骑着也很气派——不说谁知道是二手的。

随着女儿的降生,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。我的工资在不断地上调,妻子也干起了服装店,生意挺不错。见人家个个买楼置车,妻子也开始痒痒了。妻子说,有辆车购货销货会很方便,再说……我明白妻子的心思,于是买车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。不过,经过我们再三商量,还是决定买辆旧的,总归

要省下一笔钱用于店铺的周转及孩子的教育。于是,2009年9月10日,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,我去省城开回来了一辆七成新的桑塔纳。尽管它是二手的,但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,毕竟我们有了自己的车。

我们不和别人攀比,在我们的心里,二手的幸福也是实实在在的。因为我们坚信——经过我们的努力,我们会有自己的新楼、新车、新生活……

连载

10

自杀

一连几天,龙剑和陶炎什么收获也没有,因为段春的口始终“撬”不开,他摆着一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样子,什么问题也没交代。对他家的搜查也进行过了,除了工资折上三十万元外,还有就是那些珠宝首饰,这些都是不足以定他罪的证据,如果公布出去反而让人笑话,纪委居然查出个“清正廉洁”的好干部出来。

调查陷入了僵局,而这时候,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就在段春被宣布双规后的第四天晚上,他突然“自杀”了。

原来段春心想这些纪委干部与自己形影不离,不就是怕自己“自杀”么,那我偏偏要弄个“自杀”给你们看看,这样就免得在这个地方干耗,至少能让外面得知一些信息,让他们及时有个应对。现在纪委这些干部疲沓作战,百密难免一疏,机会终于来了。

“我要上趟洗手间,然后回来睡觉。”

纪检干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点了点头说:“你去吧,快去快回。”然后他慢腾腾地跟在后面,段春紧走几步,两人距离渐渐地拉开了。

卫生间里有一个蹲便池,段春知道厕所门是不准关的,纪检干部就站在外面看着你“办事”。虽然这样别扭,但这就是规定,防止你出个什么意外。这些年一些贪官割腕自杀,跳楼的很多,弄得纪检机关没打着狐狸倒惹一身骚。

递信息,扔纸条是不现实的,跳窗也不可能。这时,他发现抽水马桶边上有一个节水阀坏了,这个节水阀是铁的,有棱角,段春想到这儿心里就莫名地激动,他没有大便只是放了几个响屁就急忙拉上衣服,迅速关上厕门,然后头对准节水阀狠狠撞上去。

守在外面的纪检干部一看他关上厕门,情知不妙,一边喝问“你干什么”,一边飞脚踢开厕门,可已经晚了,段春满脸是血地倒在便池边上。

“快来人呀,段春自杀了。”那位纪检干部惊慌失措。

这时,陶炎闻讯跑过来,说:“赶快打120急救。”然后他走近那个节水阀,只见节水阀的棱角上鲜血淋漓,他眉头皱了一下,对那个纪检干部说:“明天叫人换个塑料的。”

段春被迅速送到南江市人民医院,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。“黎主任,老段现在正在南江市人民医院特护病房,这次机会很好,你一定要把握住。”黎秋正搂着春桃睡觉,但他听见电话那头是纪委副书记汪清的声音时,顿时醒了,电话那头不时还有汽车喇叭声传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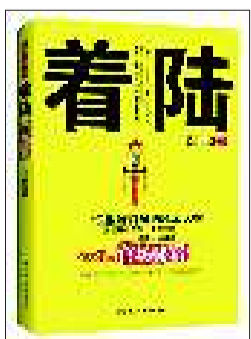
“谢谢你!放心,我会安排好的,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”汪清挂断电话,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着,深深地吸了一口,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这次真的是机会来了,可以不留痕迹地消除隐患,他相信黎秋有这个能力。

汪清很快回到医院,这

时段春已经醒过来了,被转移到特护病房。朱顺民看了他一眼,轻声说:“刚醒过来,医生说八点钟准时手术。”

汪清心想医院这地方好,是个公共场所,黎秋一定会有办法给段春传递信息的。要是在人武招待所里是不可能的,除非他黎秋会隐身术或穿墙术,否则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。突然,他看到段春床头挂着的病人信息牌上写着“姓名:沈万三”等字样,心想这个朱顺民也不愧是老纪检了,考虑问题细致周到,要是在国民党时期也会作为人才被特务机关看中。

朱顺民临走时,看见段春换下来的血衣扔在地上,冲病房里的陶炎和两个纪检干部说:“给他买套新衣服吧,这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,记住最好买跟这衣服一个牌子的,如果再出纰漏,我拿你们提问。”



◆书名:《着陆》
◆作者:吴问银
◆出版社: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20

经过百货大楼的时候,阴四爷停了下来,挤进街边围着的人群。那是一个摆象棋残局的棋摊,苏树东看了一分钟,就判定这是一个骗局。但是阴四爷蹲了下去,把另外的人挤到一旁,毫不客气抢占了主要的挑战位置。苏树东心中志志,这段时间跟公司兄弟相处,他已经不算门外汉,十赌九诈,这种街头骗局,常常伴随着暴力,周围那些托,随时可能变身成打手,如果阴四爷惹了事,他该怎么办?

阴四爷似乎完全被残局的复杂和精彩吸引,像一个象棋狂热者,又像一个极易上当的凯子。他在棋盘上指指点点,激动起来抓住棋子比比划划,摆棋的人逗他:“小伙子,我看你是个行家,但是也要讲规矩,随便考虑,但不能动棋子。”

“怕四爷没有钱啊。”阴四爷昂起头扫对方一眼,毫不客气地报上了四爷的名号,他喜欢这个称呼,无论真假。

“有钱那就玩,来嘛。”摊主顺势挑衅。“我怕你!”阴四爷回应,从口袋中摸出一叠钱攥在手中,有五块十块的,也有两三张一百的,更加认真地盯着棋盘,另一只手指指点点,似乎马上就要把钱砸在棋盘上。摊主和托都屏住了呼吸,他们知道这是个关键时刻,最好不再打扰他,免得惊动这条已经咬饵的鱼。有好

几分钟异样的沉寂,只剩下阴四爷一个人在那里表演,最后,他长吐了一口气,点点头,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算好套路,准备押钱了。阴四爷站起来,骂了一句:“真他妈复杂,把四爷都考住了。我回去翻翻书再来。”然后大摇大摆地分开人群走了,留下目瞪口呆的摊主和一千观众。

两个人闷头走了一会儿,阴四爷问:“你以为我会跟他们玩?我有那么蠢?我只是喜欢让很多人看着我。”苏树东反问:“这有意思吗?”“那请你告诉我,这世上什么事有意思?”阴四爷认真地盯着苏树东。苏树东无言以对。

“苏哥,你毕业这么久,才第一次回江城?你现在在做啥?”阴四爷问。除了苏南和死去的老头子,苏树东对于任何人都有一种天然的防范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他觉得自己在阴四爷面前敞开心扉,虽然,他并不欣赏他。“我在白云湖景区当保安经理。”

“保安经理。”阴四爷不以为然地随口搭讪,但是紧接着他反应过来:“白云湖?那你一定认识鹰哥,就是威胜公司的大哥聂山鹰。”

他目光炯炯地盯着苏树东,又是崇敬,又是羡慕,这是一直满不在乎的阴四爷第一次露出真实的表情,苏树东感到心里酸溜溜的。

“认识。”他简单地回答。他不想告诉阴四爷更多,这并不值得炫耀。刚才



◆书名:大哥Ⅲ
◆作者:鹿政
◆出版社:鹭江出版社

那一瞬间阴四爷脸上的表情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距离目标有多远。聂山鹰是一个传奇。几乎所有的黑道大哥都是靠着打架砍人,靠敛集不法之财打出来的,他们的成长历史丑陋和罪恶,但聂山鹰例外,他一出场就是大哥,而且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和尊敬,前无古人,也可能后无来者。

“那你算是威胜公司的人吗?”阴四爷的表情更加炽热,这个问题才是他最关心的。

“他不要我。”苏树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回答,像一位怨妇。

阴四爷脸上的表情黯淡下去,非常失望。这个时候,苏树东吸了口气,一字一字地说:“但是,我准备自己混黑道。”